

風
新編
水滸傳
第五回
加V.

第三章 乔安娜

你，乔安娜，开始回忆起了自己所经历的时光。

变故之前

在那可怕的一切到来之前，你和大部分的人一样。明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真正关心着你的家人，却依旧不能满足，整日抱怨着生活的单调乏味。那个时候的你，天真稚嫩，妄想着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世界。后来磨难和挫折最终让你明白，原来自己曾经最不屑一顾的岁月，才是漫漫人生道路中最为珍贵的宝物……

或许是民族血脉里流传着的经商天赋，父亲的服装生意做得十分不错。你们的家庭也成为了都城里小有名气的富裕之家。凡是有什么名流晚宴，你们一家必定出现在邀请名单当中。虽然都城一直都有些许歧视雅各民族的陋习，但得益于家族的地位，那些复杂的糟心事都没有出现在你的眼前。母亲一直对你极尽宠爱。但凡你张口，什么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父亲不同，他是位博学的商人，工作之余也从不会忘记对你人格上的指引。所以从小你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仗着母亲的溺爱和家庭的优渥，忘乎所以。

学校生活

因为过于追求自由，你的校园时光一直都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最近班级里转来了一个叫梅耶塔的小姑娘。她的性格有些孤僻，不爱与人交际，和你一样干什么都总是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仅仅是课堂上的初次见面，就让你对她心生好感。一开始你们一直没有交集，还是在一次意外发生后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那天父亲一早就告诉过你，因为有别的事情耽误，司机会晚一点来接你回家。所以下课铃都响了好久，你都还坐在教室里看书打发时间。大家都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教室。就剩几个平日就爱在背后嚼人舌根的同学在磨蹭个不停，半天都没挪出教室一步。

他们聊得高兴，却丝毫不在意自己的音量，刺耳的言语飞快地传进了你的耳朵。

梅耶塔不过只是不太合群，就被他们嘲讽不停。言语间满满的不屑和轻蔑。在你听到他们开始用难听的脏话辱骂梅耶塔及她的家人时。你再也克制不了自己愤怒的情绪，直接将手中的书本变成了发泄的武器朝着他们砸了过去。他们被你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不满的情绪瞬间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好在这里还是学校，他们不敢有太过激的举动。单是言语上的交锋，虽然他们人多，却也不如你更刁钻刻薄。没几个来回，他们就落下了阵来，灰溜溜地逃离了这片已经一败涂地的战场。在你确定他们都离开过后，你才转过身慢悠悠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你，你的东西忘记了。”梅耶塔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刚才你扔出去的课本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一番交流后，才知道原来她离开时忘了东西，回头来拿的时候刚好目击了事情的全部。可能是你的见义勇为让她信任，从那天过后，她开始主动和你亲近起来。你本就对她有些好感，交流下来又发现两人出奇的投机，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你发现她与你十分不同，是个温柔至极的姑娘，总是默默地关爱着身边的人。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会第一个察觉到你的变化，及时给予你关心和温暖。那些周到的小小细节总是能融化你的心，让你忍不住地想要与之亲近。

慢慢的，你对梅耶塔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父亲，就是最近在都城声名鹊起的建筑师威尔。她们一家人都是跟随父亲才搬到了都城。她的哥哥叫尤里卡，也在你们学校念书。尤里卡与你一般大，正巧和你的男朋友菲利普分在一个班级。菲利普是父亲生意伙伴的孩子，你们两家的关系非常要好，每到节庆的日子都会相聚一堂。从很小的时候，你和菲利普就已经认识。他不仅学习好，谈吐举止还极有修养。和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在他弹奏着钢琴向你示爱时，你完全沦陷在了他的柔情蜜意当中。

听大家所说，梅耶塔的哥哥尤里卡是个极为外向的人。为了逗乐，什么样的玩笑都能说出口，不少人被他诓骗。虽然有梅耶塔这一层关系，但你也很难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感。尤里卡还有一个叫卢卡斯的朋友，听说他的父亲是位极端的种族者，尤其讨厌雅各人。因为这个你对卢卡斯的印象也非常不好。

而且菲利普和尤里卡似乎有过矛盾，两人每次见面时，总是一副谁也看不上谁的样子。出于对男友菲利普的尊重，也出于自己的私心。每每在与梅耶塔玩耍时，你都主动避开了和尤里卡的接触。

巨变

你们不过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整天沉溺在自己的小小天地中，无人察觉到那些在生活中暗中涌动着的危险。

在新任元首的号召下，街道上迅速响起了抵制雅各民族的声音。那些政客们，党卫军们四处宣扬，只有乌尔达人才是高贵的民族，才拥有最为纯净的血统。而雅各人只不过是靠偷盗欺诈苟活的低劣种族。虽然以前也偶尔会有偏激者发表这样离谱的观点，但从来没有掀起过这样大的影响。父亲的生意也处处受到牵制，几乎所有的雅各人都陷入了恐惧慌乱的情绪。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所作所为。你身为雅各人无论如何都要为你的民族讨回公道，于是开始劝说梅耶塔和菲利普一起与你加入游行的队伍。他们虽然和你不同，是纯正的乌尔达人，但都和你拥有相同的意志，不满党卫军的所作所为。

梅耶塔可能是害怕人多嘈杂的环境，有些犹豫，正吞吞吐吐不知如何回答你时，尤里卡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了出来：“梅耶塔不会参加，这件事与我们没有关系。”说完后，就头也不回地将梅耶塔直接从你的身边拉走。

梅耶塔无从反抗，只能一边跟着离开，一边向你投来充满歉意的眼神。你了解她的性格，本就没有期待她能够在这个尖锐的时刻陪伴在你的身边。但尤里卡这样冷漠的反应还是激起了你的不满。

在你眼中，他这样事不关己的态度与那些四处宣扬种族歧视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在你准备冲上前去好好教训他一下时，菲利普赶紧将你拉在身后。他温柔地安抚你，并告诉你明天他一定会和你并肩站在一起，为雅各民族的权利呼喊奋斗。你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乌尔达男孩。本质上来说他和尤里卡一样和这起事件毫无关系，但此刻的他，却愿意为了你，为了雅各民族的权利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你忍不住地在心中为自己是他所选中的伴侣而感到骄傲。

第二天，你们相约好了在学校门口集合，然后一起去加入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天一亮，你就背着父母悄悄溜出了家门。可到了学校门口，怎么也等不来菲利普的身影。或许是他临时有什么事耽搁了吧，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决定自己先行加入游行的队伍。

你们拿出自备的旗帜字报在街上不停地奔走呼喊，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那些政客们停止自己荒谬的言行。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不断的有雅各人、乌尔达人的加入，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牢牢地团结在一起。高昂的情绪影响了所有人，在某个振臂高呼的时刻，你真的相信只要你们足够努力，事情一定会变得好起来。

枪响打破了你们的队形，也打醒了你们最后的幻想。政府竟然直接出动了军队，来镇压你们的游行。几颗子弹像宣誓主权一样向你们扫来。几秒前还鲜活的生命瞬间失去了呼吸，倒在了大家的面前。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破了胆，原本集中的队伍瞬间开始向着四面八方逃窜。党卫军向你们投掷了烟雾弹，放出大量的浓烟来迷惑你们逃跑的方向。人群乱成一团，穿着防护服的党卫军开始在烟雾中穿行，拿着

枪准备将所有参与游行示威的人一并抓进监狱当中。

你没见过这样混乱的场面。本来想拔腿就跑，却因为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半天也挪不开一个步子。就在党卫军快要向你逼近之际，一只大手忽然拉住了你的手腕。

“跟我走。”是菲利普来了？街上浓烟四起，到处都是枪炮的声音。你看不清他的模样也听不清他的声音，但你却从心底里相信，只要你跟上他的脚步一切都一定能化险为夷。你一直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跟随他的脚步穿越烟霾和人群。你们渐渐远离了纷争的中心。烟雾散去，你才注意到菲利普的右手臂上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流弹擦伤了。鲜红的血液从他的衣服上沁透开来。你赶紧叫住他：“菲利普，你的手怎么了？现在应该安全了，我们先停下来吧。”你刚停住了脚步，一股眩晕感就从大脑里传来。你本来就低血糖，剧烈运动后又忽然停住，还没等他回过头，你就失去了意识眼前一黑的栽倒在地。

再次醒来的时候，母亲正一脸担忧地围在你的床前。你赶紧询问菲利普的下落。母亲似乎有些惊讶，一边将你挣扎着坐起的身子按下，一边安抚你。“菲利普在他家，非常安全。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父亲听到了母亲和你的对话，赶紧推门而入。“乔安娜，答应我们，不要再去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了。”他和母亲都坐在了你的床沿，温柔地用手抚摸着你的额头，看你的眼神像看着失而复得的珍宝。你一想到早上所经历的纷乱，忍不住鼻头一酸，把头埋在了他们的怀里委屈地发泄自己的不甘。

局势愈加严峻，明事理的大人物为了雅各民族发声，却一个接一个地死于意外。每一天，他们都在不断颁布着各项限制雅各人权利的禁令。从公共场所划分出你们与其他人种的分区，到你们就算有钱也不能购买任何商品。不管你们家族从前有什么样的成就，现在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父亲以前的旧友，也统统因为你们的身份与你们切断了所有的往来。恐惧一直环绕在你的周围。一天深夜，党卫军忽然闯进了你们的屋子，他们神情冷漠拿着枪支要以神的名义公然掠夺你们的财产。那是父亲辛苦半生，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换来的财富，凭什么要这样拱手让人？你愤怒地想要冲上前去与他们争辩，却被母亲强行按在了身后。全城的雅各家庭都遭到了他们的洗劫，为了笼络人心，党卫军们甚至将他们所搜刮来的钱财分给别的公民。人性卑劣至极，禁不起一丝一毫的试探。那些昔日与雅各人称兄道弟的人们，忽然间就换了一副面孔，坚定不移地相信雅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等的种族，所有的不幸都是由他们引起。

学校里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自发结成了童子军，模仿着党卫军的所作所为，专以欺负雅各裔的孩子们为乐。你的生活从天堂跌到了地狱。家里一贫如洗，在学校又被那些被荒谬言论洗脑的同学恶语相向。他们推翻你的课桌，扔掉你的书包。甚至在下课时，将你围堵在教室的角落里。他们嘲讽你的嘴脸与当初讨好你时截然不同。

你性格本就刚烈，决然不会让自己落入任人欺凌的境地。每一次对你的围堵，换来的都是你愈加强烈的反击。所有人都刻意忽视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连学校里教授大道理的老师也默认着他们霸凌同学的恶行。

菲利普的父母为了不让你影响菲利普的生活，为他办理了转学并彻底切断了你们的联系。在这紧张的局势中，唯一能够给你安慰的只有梅耶塔了。她从不会受到外界言论的影响，当每一次有人要欺负你或别的雅各裔同学时，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的一旁。害怕你落单受到伤害，她就一直跟在你的身边。每次放学回家，都要目送着你走进家门才安心离去。有时她脱不开身，就说什么也要她哥哥尤里卡跟着你才肯放心。你虽然觉得别扭，但一想到她也是好意，也就没有推脱。

尤里卡还是和以前一样，虽然他也试图想要拉近距离。但每次开口一见你板着脸，就乖乖闭上嘴巴，默默地跟在你的身后。有时你们也会聊上几句，但每每一提到与菲利普有关的事，他总会表露出不满的情绪，然后草草结束话题。你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徒增烦恼，也就没有对此过多探究下去。他虽然古怪，但和他相处时，你总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及朋友的真诚与关爱。那是无论如何也装不出来的，所以你也渐渐对他有所改观。

尤里卡最近似乎也有许多烦恼，他那个叫卢卡斯的乌尔达人朋友也受到了各种言论的影响。由于尤里卡和梅耶塔的种种站在雅各人立场上的行为，他们也渐渐分道扬镳。

快到梅耶塔的生日了，尤里卡想要亲手雕刻一个小摆件作为礼物送给梅耶塔。只要看他笨拙地在那摆弄着那个模样滑稽的老虎面具时，你总忍不住想笑。不过看他为了梅耶塔如此的认真投入，你也不好打击他的积极性。

最近尤里卡有些反常，干什么都要抱着那个老虎面具，嘴里还自言自语说个不停。
你曾想看看他做的面具有什么玄机，可他总是十分小心，绝不让任何人有触碰的机会。

分别时刻

下课后，你和往常一样与梅耶塔一起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刚步入熟悉的街区，一股不详的预感就弥漫上了你的心头。一切都静悄悄的，偌大的街区竟没有一人在外走动。你和梅耶塔都很快地察觉到了周遭的反常，对视了一眼后，默契地将手紧紧拉在了一起。

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们不敢停下，只能按照原本的步伐继续前进。那家的窗户上沾满了血迹，这家的大门前满是泥泞的脚印……你的心瞬间跌落了谷底，唯一能给彼此依靠的手也越牵越紧。这个时间，父亲母亲是在家的。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你不敢

想象，只能强撑着身体，一步一步向家的方向走去。远远的，你忽然瞧见家里的大门正虚掩着。许多佣人打扮的人正一箱一箱地往里运东西。

紧张的情绪瞬间将你的理智全部淹没。你甩开了梅耶塔的手，一股脑地就冲了上去。映入眼帘的画面让你不敢相信。菲利普以及他的父母正站在你的家里，指手画脚的招呼着下人将自带的家具放在你家合适的位置。他们瞧见你来，立马变了一副神情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你说道：“乔安娜，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了。趁我们还念及旧情，赶紧走吧！”

虽然你知道菲利普的父母在日复一日的洗脑当中遭到党卫军的同化。但现在他们在你的家里，这样高高在上地摆出一副主人姿态实在是让你难以接受。“这是我的家！该出去的应该是你们才对！还有，我的父母呢？为什么不见他们的踪影？”你愤怒地冲上前，想要与他们争辩。

谁知道菲利普的母亲忽然将一叠文件扔在了你的脚边：“你爸妈已经在早上就被党卫军带走了，你自己好好看看吧。偷来的东西现在也应该还给神的子民们了。”

“什么意思？他们被带去了哪里？”你着急家人的安危，一把拉住菲利普的母亲追问。梅耶塔刚好赶到，她捡起了地上的文件翻阅了一下过后，神色严肃地递到了你的手中。你接过查看，发现政府居然判定你们家的这座房子是父亲靠偷窃拐骗换来的不义之财。而现在他们就要将它交还给善良的乌尔达子民，而菲利普一家则是最新的接手人。在此之前，你们家所有的财产都已经被党卫军洗劫一空，现在他们连这最后的居所都不肯放过。你看着他们那副得意的嘴脸，心里充满了悲凉。这座房子是你的父母亲手布置打造的，承载了太多你们的回忆。你绝不舍得将它就这样拱手让人。一想到往昔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菲利普的父母继续争辩起来。

他们不过是趁人之危的小人，被你骂得毫无反击之力。菲利普的母亲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一边怒吼着，一边气得一巴掌呼在了你的脸上：“我要向党卫军举报你的越界，一个低劣的雅各人竟然敢如此对待乌尔达人。”恍惚间，你似乎看到了从前。在你摔倒时，她温柔地抹去你眼角泪水的样子。她拉你和菲利普一起，背对背比划着身高的样子。短短几年，你们怎么会就变成了这样对立的关系。梅耶塔赶紧挺身而出，死死将你护在身后。尤里卡不知怎的忽然出现在了大门前。他将你一把拉过，压低音量向你说到：“党卫军就在附近，现在若是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然后给梅耶塔使了一个眼色，就立刻拉着你向屋外飞奔而去。梅耶塔也飞快地反应了过来，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逃离。

就在逃走的瞬间，你用余光瞄到了菲利普懦弱地躲藏在他父母背后的身影。忍不住在心里感慨现实的力量。扑面而来的凉风让你很快清醒下来。现在的局势下雅各人不过是低等生物，若是公然挑衅违抗公文被党卫军发现，下场恐怕比送往种植园更加惨烈。幸好尤里卡及时出现，才帮你躲过了危机。你没了住所，他将你带到了城墙下的一个地窖躲藏。那天晚上，你因为忽然发生的剧变难过至极。父母的安危、家的易主以及雅各人日渐艰难的处境，这千斤的重担压得你几近绝望。尤里卡见你不愿开口说话，于是也沉默不言，只是默默坐在你的身边陪了你一整个晚上。

地下生活

那天是海因里希1932年12月25日，你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从那天起，成为了丧家之犬，开始了地窖中躲藏的时光。尤里卡和梅耶塔对你都非常关心，只要有空就会偷偷来到地窖陪你聊天解闷。

几天后，尤里卡和梅耶塔忽然变得非常焦虑。他们来到了地窖，说是和你有事商量。你看着他们紧张的模样，忍不住跟着揪心了起来。

尤里卡告诉你，党卫军会在明天下午三点去到我们学校以及他家所在的街区抓人。
所有雅各裔的孩子都会被送往一个叫做双子馆的建筑当中。那是一座修建在小岛上的集中营，无数的雅各人在那里被为他们专门修建的焚烧室变成滚滚浓烟。凡是上岛的雅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他希望你能够继续在地窖躲藏。等一段时间后，反抗军的军队会发动一次对都城的偷袭，到时候再来接你撤离向更安全的地方。你一向知道党卫军对你们民族的迫害，却从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严重地步。而且这个程度的机密行动，又怎么会被尤里卡知晓？无论你如何向尤里卡询问消息的来源，他都一口咬死，不肯向你透露半句。你转头问向梅耶塔，可她也是一脸的疑惑，告诉你她也不知道尤里卡是如何获取到的信息。

望着尤里卡严肃的神情，忽然意识到事情的发展绝对超过你的想象。

“那你们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听见你的提问，尤里卡开始犹豫，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一定有事在瞒着你，你察觉到了他的反常。在你的再三追问之下，他终于向你吐露了实情。尤里卡决定冒险私下去通知学校里的雅各裔同学。他们希望能说服那些同学，再将大家都带进这个地窖躲藏。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有些疯狂，但他向你表示，自己的决心已定，说什么都要为阻止悲剧的发生，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梅耶塔则一定要和尤里卡一起行动。你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抉择。背后所承担的风险不可想象，哪怕他们是乌尔达人，哪怕他们是受党卫军庇佑的民族。事情一旦败露，也一定不会落得好的下场。你刚想开口，劝他们放弃这么危险的计划。可一抬头对上兄妹二人坚毅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话到嘴边又生生地咽了回去。那天，你拥抱着送他们离开了地窖。虽然没有人挑明，但你们所有人都在心中知晓，今夜过后你们还能否再次相见都存在问号。不知道为什么，当你和尤里卡拥抱时，你听到了他轻轻在你的耳边低语：“乔安娜，你一定要好好待在这

里。只要你不出事，梅耶塔也一定能够顺利活下去。”

你不敢休息，一直在地窖里默默等待，希望那些雅各裔的同学与尤里卡、梅耶塔能再出现在你的眼前。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没有一个人再敲响让你开启地窖大门的暗号。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原本讨人厌的喧闹反而让你感到心安。它代表着安全，代表着一切如常。大概在上午十点十分的时候，车队的刺耳鸣笛声打破了原本的喧闹。党卫军整齐的脚步声通过地面传入了你的耳朵。他们来了，你心中一凉。可尤里卡和梅耶塔却还没有来到。

枪炮声、哭喊声、怒斥声相继传来……为了能够多了解到一点外面的信息，你拼了命地把脸凑向地窖顶部的缝隙向外张望。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是梅耶塔！她焦急地向着地窖的方向奔跑而来。在她离地窖入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远处忽然响起几声。

你赶紧做好准备，打算在梅耶塔快靠近地窖的时候，开门将她接应进来。党卫军的车队出现在了梅耶塔来时的拐角。难道被发现了吗？尤里卡和其他的同学们呢？给了不了任何帮助的你，你只能寄望于梅耶塔自己，跑快一点，再快一点。她好像也发现了党卫军的身影，就在快要靠近地窖时，忽然转头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又跑了过去。

一声枪响后，梅耶塔应声倒在地上。子弹射中了她的小腿，整个人痛苦地扭曲在了血泊当中。你眼睁睁地看着梅耶塔被他们戴上镣铐抓回了车上。当他们走到地窖时，隐约中你听到为首的军官对着梅耶塔讲到：“别跑了，我收到了消息，就是你昨天煽动这些雅各人逃跑。现在我可是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呢。”

一直过了很久很久，等到街上了无声息，你才从刚才紧张的场景中缓过神来。当你有意识的时候，眼泪布满了你的整张脸颊。

第三天、第五天……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尤里卡和梅耶塔现在怎么样了？反抗军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位置？外面到底怎么样了？你不敢想象，只能安静的等待着。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甚至下起雪来。每一天对你来说都变得更加煎熬。

迷途之梦

你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一切都真实异常。在梦中你看到了梅耶塔。她穿着一件黑色斗篷，宽大的帽沿垂下来刚好遮住了梅耶塔精致的小脸。她好像十分着急，不断地催促你将自己的衣服脱下。在她的授意下，你们互换了双方原本的着装。“乔安娜，一会你出去后一定要按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行动。我们的身型声音都相似，他们一定发现不了。你放心先走，我自有办法脱身。”梦中的你好像十分无助，只能一边颤抖一边向她点头示意。

钟声

第五天的时候，你开始审视起自己过往的人生。你最爱的父母现在下落不明，而你只能这样躲在地窖中苟且度日。尤里卡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乌尔达人，这一切和他本没有任何的关系。现在他却为了你们身陷险境，而你除了祈祷，不能再给他们给予任何的支持。你不想再这样下去，你得快一点成长起来。可另一个声音又不停地在脑海中向你喃喃低语：你真的能做到吗？他们的离去不都在彰显你的懦弱无能吗？逆来顺受才是你这一生的命运。

两种情绪将你反复拉扯，就在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城墙上忽然传来了阵阵钟声。是谁在敲钟？自上一个雅各裔的敲钟人失踪后，就再没有人接任这份工作。好奇心促使着你透过那个小小缝隙向外看去。街上的人们似乎也被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你听着这阵阵钟声，望着随风飘落的金黄落叶，不禁想起在你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这大钟下对你说过的话。“乔安娜，你一定要记住。你永远拥有改变世界的力

量。”钟声让你清醒，父亲的鼓励让你又重拾坚持的勇气。你一定能守住你所珍视的一切，也一定拥有改变这丑恶现状的力量。

时间越来越长，地窖里的食物和水已经被你消耗殆尽。你的身体也开始越来越虚弱，生存的希望在一天一天中变得渺茫。你不想死在这里，你不想在虚无中丢掉生命。你忍不住饥饿，准备冒险离开地窖出去寻找补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与你碰了个正着。卢卡斯！那个早就和尤里卡断绝来往了的乌尔达人。他身着党卫军的军装，看样子已经加入其中。你害怕得立刻缩回地窖，不管他想对你做些什么，此时此刻你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反抗。只能倚住地窖的大门，祈祷着幸运来到。奇怪的是，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对你做任何事，只是转身离开这里。他是要带党卫军过来吗？还是就在你视线盲区的拐角，等你按耐不住出门自投罗网。你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走出门去。一段时间过后，卢卡斯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地窖门外。他依旧没有言语，只是敲了敲门，然后放下了一个篮子又转头离开了。你十分警惕，一直挨到了深夜才忍不住打开地窖的大门将篮子收回地窖。

你拔开篮子，发现里面装满你最需要的食物和水。这又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帮你？虽然你的脑子里充满了疑惑，但出于生理上的需要。你还是放下了一切的防备，拿出篮子里的食物狼吞虎咽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你篮子里的食物快要消耗殆尽，他都会带着补给再次来到地窖。每一次都是一样，不说话沉默着放下物品。终于在一次他转身准备离开之际，你忍不住叫住了他：“站住，卢卡斯，你为什么帮我？”

这是他在这段日子里的第一次对你说话：“你不需要知道，只要活着就好。”

卢卡斯

躲的地窖的日子，你自己只能靠幻想来度过眼前的煎熬，而你日夜思念的美好就

是米诺尔。那个传说中如乌托邦一样自由梦幻的国度。虽然你没有亲自去过那个国家，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你第一次听说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莫名对那里感到向往。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冲破所有的束缚去到米诺尔生活。你相信那里一定充满了所有你所期待的美好。

城楼上的钟声一直给你坚持的力量。在地窖待了一个月零四天后，希望再度来到你的面前。但这一次不同，你终于迎来了反抗军的大旗。烟雾弥漫，枪声四起，外界似乎陷入了混乱当中，你不知道该何时出去才好。就在犹豫之际，卢卡斯身穿党卫军军服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烟雾当中。他径直来到了地窖，将你一把从里面拉出，就要向外逃跑。你太久没有接触外面的世界，慌乱中摔了一跤。就在你准备起身之际，卢卡斯扑倒在了你的身上。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头雾水的回过头，却发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脊背。党卫军看到了你并向你开枪，是卢卡斯帮你挡住了这致命一击。反抗军很快赶到，他们目击了卢卡斯救你这个雅各人的全部过程，所以为你们扫平了阻碍，带你们俩一起向着更安全的地方撤离。你不明白卢卡斯为什么要这样拼尽全力地救你？他的行为有太多解不开的谜团。在反抗军的车上，你拼了命的用手捂住他不断喷涌出鲜血的胸口，企图挽回他那不断逝去的生命。

谁知道他却一脸的解脱，竟躺在车上露出了微笑。你害怕他就这样离去，将迷惑全都留给你自己：“卢卡斯，你不要死。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他似乎终于愿意告诉你真相：“他想让你活下去。”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除了给你留下谜团以外，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悲伤。

后来，你加入了反抗军，每一天都在为了实现和平美好的愿景而拼尽全力。上级派发的任务总是复杂又危险，不过这样有助于你短暂遗忘过去所经历的惨痛过往。你依旧不知道梅耶塔和尤里卡的下落，不过你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希望。

迷途之梦

你又梦到了梅耶塔，她正穿着你之前那个梦中与她互换的衣物和许多人一起，向着前方的黑暗走去。那是一个黑压压的房间，明明非常巨大却塞满了人。听他们的言语，似乎认为现在是集体沐浴的时间。只要抓紧时间洗完身体，党卫军就会把他们再押回集中营。你惊讶于眼前所看到的场景，可更惊讶于屋顶的管道中涌出的阵阵白色不明气体。有人开始惊呼，他们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瞬间乱成一团。所有人都疯了一样朝着房间的大门涌去，无论如何求饶如何敲击都没有任何作用。有人开始哭泣，有人开始祷告。只有梅耶塔一个人不同，像是已经预料到了结局一样平静。虽然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直觉告诉你危险至极。

当第一个人失去了意识栽倒在地后，许多人都接连倒了下去。三个、十个、六十个、八十个……上一秒还鲜活的生命，在这一刻瞬间就变得像仓库里存放的提线木偶一般，层层叠叠的挤压在了一起。和所有人一样，梅耶塔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的光彩，身体以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式和大家“摆放”在了一起。你想要叫她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半点声音，你想要将她从堆叠的人群中拉出来却发现没有办法触碰到任何东西。无论你如何焦急，都无法对梦中的人或事物造成一点影响。最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场巨大的悲剧。

墙面上紧闭的窗口开启，灼人的烈焰从里面喷射而出。大火很快点燃了这些仅是麻木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明明那么疼，却因为先前麻痹神经的气体发不出任何的声音。生命在这里，轻得像只蚂蚁。刽子手们不仅想要带走他们的生命，还希望在踩死他们的瞬间剥夺他们挣扎呼喊的权利。

大火慢慢漫上了他们的肌肤，让他们的肢体、表情都变得狰狞扭曲。所有人都凝聚在了一起，在漫天的火光中化为了滚滚浓烟飘散在了蓝天中。一直过了好久，你才

从梦境当中脱离。不好的预感在你心里蔓延，但现实与梦相反，你只能这样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继续生活

神秘人物马丁内斯以预知未来的能力扬名于整个布鲁日大陆。为了米诺尔，为了他神奇的能力，党卫军和反抗军甚至都向他递出了代表友好的橄榄枝。

几天后，你收到了马丁内斯的邀请函。抱着复杂的心情，你来到了塞瓦林群岛。

风刃魔女
新魔王
本加拉姆

学新剧本
qq996616 月
本剧由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橘王馆之谜

在书灵的授意下，5号候选人“倒吊人”与6号候选人“愚者”开始向其他候选人分享他们这三日的经历。

(以下为5号候选人“倒吊人”视角的经历)

今天的风浪很大，整个小船都在风雨里飘摇。我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体验，强烈的眩晕感让我不适，一个人撑着栏杆在甲板上吐过几回后，才踉跄着走回了船舱里。距离航程还有一个小时，和我同行的是一名女子，佩戴着“愚者”牌面的面具，船员告诉我们，这三组探险家分别前往了航程一个小时，位于东部、西部与南部的一个小岛，我们此次调查的重点便是西岛。

但是由于特殊的意外，我们的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突然改变了航向，~~去往了南岛。~~我见那船员对这附近颇为了解，便向他打听关于“惊奇馆”的下落，~~他告知他在这个塞瓦林群岛的海域工作很多年了，从未听过有什么“惊奇馆”。~~

航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南岛，一名自称是南岛管家的人将我们接到了橘王馆，南岛管家与我们寒暄一阵，告诉我们可以住进橘王馆，在橘王馆中寻找惊奇馆相关的线索。

我们与那名女子走进了橘王馆，橘王馆为一个环状建筑，大约有6米高。橘王馆内部有两层楼，一楼为藏书展厅，二楼是客房。环形建筑的中心是一大片草坪，草坪形似一个半径20米的圆。草坪中间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焚烧炉，南岛的管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馆中自由活动，藏书也可以自由翻阅，不过这个馆每到晚上22:00就会自动闭馆，所有的门都没有办法打开，直到早上12:30才会解锁。天色已晚，我与候选人“愚者”各自选择了一个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8:00，我来到一楼的藏书厅，查看是否有有关“惊奇馆”的资料，但

无奈我查看了许久，一无所获。就在我即将放弃之时，一份资料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份关于马丁内斯的资料。

对于马丁内斯这个人，资料甚少，各位情报探员去调查他往往一无所获，只有一名优秀的乌尔达的特工曾经接近过他，那名特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马丁内斯总会随身携带一个北极熊面具，特工使用特殊的眼镜扫描这个北极熊面具，想要查看其成分，却发现这个眼镜居然直接故障，什么都扫描不出来。

当我离开藏书区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时，我发现了那名候选人“愚者”也在藏书区，她似乎发现了什么，捧着一本资料看得出神。不知怎么的，她总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回到房间后，我根本无法入睡，回想起白天所看到的那份资料，总觉得有一些在意。我走到窗前，此时已经凌晨00: 00，外面开始下起了雪。

次日早上10: 00，我从房间里醒来，我发现雪已经停了，我坐在走廊看了一会儿雪景，大约10: 30分，我来到了藏书厅，想要继续查看资料，看一看是否有新的线索。

12: 40分时，我听到了一声尖叫，我从藏书厅里出来，顺着尖叫的方向，我看到了候选人“愚者”站在走廊上，指着雪地中央。

我把目光移向雪地中央，我好像在垃圾焚烧炉里看到了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具焦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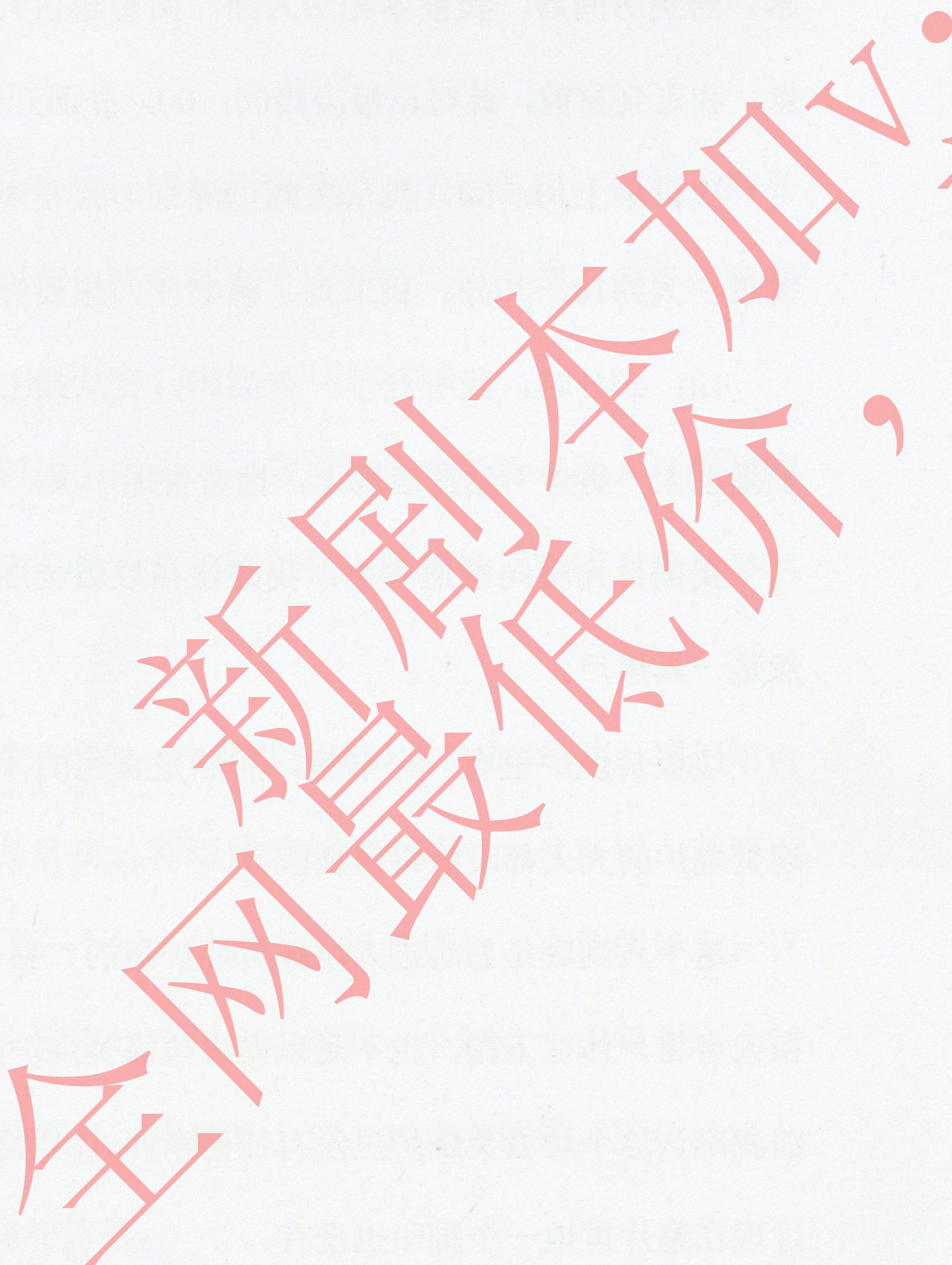
垃圾焚烧炉里有一个书签，居然是金色的，不知道这个代表了什么特殊的作用，连焚烧炉的大火都没法将其烧毁。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进入垃圾焚烧炉里的？整个橘王馆的天台不过才6米，就算是站在天台将尸体往下抛，也不足以抛进垃圾焚烧炉里。昨晚00: 00到2: 00下雪，而两点前我确认这个垃圾焚烧炉里没有任何东西。2点之后，走向焚烧炉必然会留下脚印，不过现在整片雪地一个脚印也没有。

我们去询问管家，管家告诉我他刚才去了码头查看航行记录，发现这三天除了我们两位候选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来过南岛。大约13: 30，党卫军的人来到了橘王馆，根据马丁内斯的指示，若是“考验”过程中出了任何意外，都要将那组候选人带回中心岛的八角馆。于是我们被党卫军送回了八角馆。

当我回到八角馆后，管家将我和候选人“愚者”带回了会议室，我发现会议室里还有四个候选人和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男人。

任务：查清楚焦尸的身份，破解焦尸为何出现在这。



新開水6616